

四川才子

(本文插圖刊第6、43頁)

郭沫若的愛與恨(五)

巴山

詩的創作爆發期

中國的詩人在《噴射》 進入詩的王國奇跡

現將郭沫若在△五四▽運動期間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末寫的一首膾炙人口的詩——△地球，我的母親！▽介紹給讀者：

地球，我的母親！

天已黎明了，

你把你懷中的兒來搖醒，

我現在正在你背上前行。

地球，我的母親！

你背負着我在這樂園中逍遙。

你還在那海洋裏面，

奏出些音樂來，安慰我的靈魂。

地球，我的母親！

我過去，現在，未來，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我要怎麼樣才能够報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親！

從今後我不願常在家中居住，

我要常在這開曠的空氣裏面，

對於你，表示我的孝心。

地球，我的母親！

我羨慕你的孝子，田地裏的農人，

他們是全人類的襟母，

你是時常地愛撫他們。

地球，我的母親！

我羨慕你的籠子，炭坑裏的工人，

他們是全人類的普羅美修士，

你是時常地懷抱着他們。

地球，我的母親！

我羨慕那一切的草木，我的同胞，你

的兒孫，

他們自由地，自主地，隨份地，健康

地，

享受着他們的賦生。

地球，我的母親！

我羨慕那一切的動物，尤其是蚯蚓！

我只不羨慕那空中的飛鳥：

他們離了你要在空中飛行。

地球，我的母親！

我不願在空中飛行，

我也不願坐車，乘馬，著襪，穿鞋，

我只願赤裸着我的雙腳，永遠和你相

親。

地球，我的母親！

你是我實有性的證人，

我不相信你只是個夢幻泡影，

我不相信我只是個妄執無明。

地球，我的母親！

我們都是空桑中生出的伊尹，

我不相信那縹渺的天上，

還有位什麼父親。

地球，我的母親！

我想這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你的化身：

雷霆是你呼吸的聲威，
雪雨是你血液的飛騰。
地球，我的母親！
我想那縹渺的天球，是你化妝的明鏡

那晝間的太陽，夜間的太陰，
只不過是那明鏡中的你自己的虛影。
地球，我的母親！

我想那天空中一切的星球
只不過是我們生物的眼球的虛影；
我只相信你是實有性的證明。

地球，我的母親！
已往的我，只是個知識未開的嬰孩，
我只知道貪受着你的深恩，
我不知道你的深恩，不知道報答你的

深恩。

地球，我的母親！

從今後我知道你的深恩，
我飲一杯水，縱是天降的甘露，
我知道那是你的乳，我生命的羹。

地球，我的母親！
我聽着一切的聲音言笑，

我知道那是你的歌，
特為安慰我的靈魂。
地球，我的母親！
我眼前一切的浮遊生動，

我知道那是你的舞，
特為安慰我的靈魂。
地球，我的母親！
我感覺着一切芬芳彩色，

我知道那是你給我的玩品，
特為安慰我的靈魂。
地球，我的母親！

我的靈魂便是你的靈魂，
我要強健我的靈魂，
用來報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親！
從今後我要報答你的深恩，
我知道你愛我還要勞我，
我要學着你勞動，永久不停！
像火山爆出的詩篇

五四那個難忘日子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難忘的日子，北京學生數千人走上街頭，到北京天安門前集會，舉行遊行示威，要求「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全國紛紛響應，從而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發生時，郭沫若還在日本留學。他雖然沒有直接參加這次波瀾壯闊的革命運動，但「五四」運動掀起的狂潮却猛烈地衝擊着他的心靈，鼓起了他的戰鬥熱情和勇氣。

一九一九年六月，他在福岡發起組織了一個

愛國團體，參加的有徐誦明、劉先登、陳中、錢潮、夏禹鼎等，定名為「夏社」，組織專門搜集日本報刊上的侵略中國的言論，併譯成中文刻印出來，向國內的學校和報館投寄，以激起國人的反帝愛國熱情。

郭沫若在日本生活了許多年了，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有着強烈的痛恨。他曾說：「我們在日本的留學生，讀的是西洋書，受的是東洋氣」。郭沫若等人為把「夏社」辦好，他們訂閱了上海的《時事新報》，它的副刊《學燈》，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從一九一九年二月開始宣傳新思想，提倡新文化，成為「五四」時期的四大副刊之一；於是，郭沫若把他自己先前的白話詩抄了兩首寄到《學燈》去，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的《時事新報·學燈》上登載了。一首為《抱和兒浴博多灣中》，詩云：

兒呀！你快看那一海的銀波，
夕陽光裏的大海都被新磨。

兒呀！你看那西方的山影罩着紗羅；
兒呀！我願你的身心像海一樣的光潔，
山一樣的清疏。

另有一首為《驚鷗》，其詩云：

鷗鷗！鷗鷗！
你從哪兒飛來？
你要向哪兒飛去？

你在空中畫了一個橢圓，
突然飛下海裏，
你又飛向空中去。

你突然又飛下海裏，
你又向空中飛去。

雪白的鷺鷥！

你到底要飛向哪裏去？

這兩首詩表現出對自由和光明的嚮往之情，他首次署名「沫若」，後即以此名通行於世；他的本名郭開貞，却不為一般人所知了。

郭沫若第一次看見自己的作品印成鉛字公開發表，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接着，他又把自己的舊作和新寫的诗陸續寄去，大都在《學燈》上發表了出來，使他受到極大的鼓舞。他的作詩欲又受到了一陣暴風似的煽動，而且使他的詩歌風格為之一變，他的創作激情就如同火山一般噴射出來。他後來回憶說：「說來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像一座作詩的工廠一樣，詩一有銷路，詩的生產便愈加旺盛起來。在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之交的幾個月裏，我幾乎每天都在詩的陶醉裏，每每有詩的發作襲來，就好像生了熱病一樣，使我乍寒乍冷，使我提起筆來戰顫着，有時候寫不成字。」

郭沫若彷彿覺得，他真的奇迹般的進入了一個詩的王國。在他眼裏，那浩瀚的博多灣是詩，那葱濃的千代松原是詩，那太陽是詩，那月亮是詩，那山是詩，那水是詩，那空氣是詩，身內身外都是詩；他好像乘着一葉詩的輕舟，在詩的海洋裏遊蕩；又好像乘着一隻詩的青鳥，在詩空中翱翔。詩的狂烈，如電、如山雨、如大海咆哮、如火山爆發，他想盡情地創造着一個新的太陽，一個新的宇宙。他忘了白天，忘了夜晚，忘了吃

飯，忘了睡覺，忘了他是否還有妻兒，却沒有忘記那噴射不已的詩。

鳳凰涅槃從神話來

一天，郭沫若聽老師講生物課，詩的狂潮又火山噴射般的爆發了。他的老師講到非洲的各種珍禽異獸時，順便給大家講了很有趣味的故事，他說：「現在的阿拉伯，遠古時候叫天方之國。據傳，天方國古有神鳥，名叫菲尼克司，能活五百歲，算得長壽之鳥了。這鳥有個奇特的習性，滿五百歲後，便自動聚集香木自焚，然後從死灰中更生；更生後則更顯鮮美，不再死亡了。」

郭沫若津津有味地聽着，不覺浮想聯翩。因想，天方國這種鳥不就是中國所謂的鳳凰麼？鳳凰者，雄為鳳，雌為凰。《孔演圖》云：「鳳凰火精，生丹穴。」《廣雅》云：「鳳凰……雄鳴曰即，雌鳴曰足足。」可見，菲尼克司和鳳凰是同一種神鳥無疑。

郭沫若又想，菲尼克司引火自焚，這真是天底下最大的悲劇。而她在自焚中又得更生，且鮮美異常，不再死，這又轉化成了天底下最大的喜劇。由悲劇而喜劇，由死滅而更生……這不是很有象徵意義的麼？

由菲尼克司的悲喜劇，他聯想到祖國的命運。祖國——在封建主義、帝國主義重壓下的老大帝國，不是已經接近死滅的邊緣了麼？然而，按照菲尼克司的生死規律，這死滅也就接近新生了。呵呵，祖國呵祖國，像菲尼克司那樣，集香木而自焚罷，從死滅中更生吧！

想到這裏，他又強烈地感到詩的狂潮的襲擊

。他的心在猛烈地顫動。他決定立即為祖國的悲喜命運寫一首長詩。他決定把這強烈的詩緒用象徵的手法表達出來。他決定要通過這首詩，把他對舊世界的否定與對新世界的創造的渴望結合起來，把他多年積存在心底的憤懣與希望像火山爆發一樣噴射出來。他決定用最尖銳最深刻的詞匯，揭露舊世界的黑暗和污穢，用最美好最動情的辭彙，放聲謳歌新世界的新鮮、華美……他要不顧一切地抒發他個性解放的強烈感情。

當即，他的腦際迅速閃出一束束形象思維的火花。他生怕那火花稍縱即逝，忙抓過聽課筆記本記了下來——

詩名：《鳳凰涅槃》，一名「菲尼克司的科美體」；

詩首：文字小序。從天方國之神鳥菲尼克司到中國神話傳說之鳳凰。

郭沫若自嘲地承認自己被詩迷住了，像個瘋子；但內心是自豪的，愜意的。可他沒想到，當這瘋子的名義從別人人口中說出來時，又是一種滋味——一種難以忍受的嘲諷的滋味。

一天，學校召開大會，聽新校長龜茲小洋講話。沫若準時去了。那位校長又矮又瘦，却有些陰陽怪氣，講起話來，架子特大。校長甲乙丙丁、A B C D地開了一翻中藥舖後，結合學校的實際講了一通。郭沫若那裏想到，那實際竟結合到他寫詩的事來了。他說：

「現在，我們學校有一股風，一股歪風，不正之風。我們是高等學府嘛，可有人做學問馬馬

虎虎，搞歪門邪道却勁頭十足。昨天晚上，有人向我報告，有個中國留學生，聽說會寫幾句詩，就不得了啦，聽說將來要當什麼詩人。哈哈，頭腦發熱，個人主義膨脹！你們聽聽，我只道他會寫什麼詩呢，狗屁！他寫那詩，題目叫什麼麼？天狗！

我是一隻天狗呀

我把日來吞了

我把月來吞了

……

這叫詩嗎？這叫發瘋！十足的瘋子！我們是醫科大學，是主張人道主義的，可這位天才詩人却要變成天狗去吞日、吞月，他要在什麼神經上跑，在電上跑。好哇，你不讀我這個帝大也行，你不信我這個人道主義也行，你要在電上跑也行，你要在神經上跑也行。我們不需要這樣的瘋子，你願到哪兒就到哪兒去好了，我們決不挽留……

郭沫若聽了這位新校長的講話，雖然沒有點名，確給郭沫若潑來了一盆冷水。他也根本不在乎這些，反認為自己像一塊熊熊燃燒的煤，越燃燒就越接近盡頭；但他却寫出了《立在地球邊上放號》、《地球，我的母親》、《匪徒頌》、《晨安》、《鳳凰涅槃》、《天狗》、《心燈》、《爐中煤》、《炮之教訓》等這些博大、深廣、自由、奔放的詩來。

新詩的豐碑——《女神》

膾炙人口的《女神》詩

首先抄錄郭沫若所作膾炙人口的《女神》詩中的兩段，供讀者欣賞：

《女神》的！

你去，去尋那與我的振動數相同的人

；

你去，去尋那與我的燃燒點相等的人

。

你去，去在我可愛的青年的兄弟姊妹

胸中，把他們的心弦撥動，

把他們的智光點燃罷！

——一九二一年五月《女神》的「序詩」

太陽的光威

要把這全宇宙來熔化了！

弟兄們！快快！

快也來戲弄波濤！

趁着我們的血浪還在潮，

趁着我們的心火還在燒，

快把那陳腐了的舊皮囊

全盤洗掉！

新社會的改造

全賴吾曹！

——一九一九年九月作的《浴海》

郭沫若新詩的開拓者

一九二一年八月五日，郭沫若的第一本詩集《女神》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了。全集除《序詩》外，分為三輯：第一輯收《女神之再生》、

《湘累》、《棠棣之花》等三篇詩劇；第二輯收《鳳凰涅槃》之什、《泛神論者》之什、《太陽社贊》之什各十首；第三輯收《愛神》之什十首、《春蠶》之什八首和《歸國吟》五首。連同序詩在內全集共收詩五十四首和詩劇三篇。這些詩寫於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一年；其中最早的一首《死的誘惑》及《新月與白雲》是作者和安娜初戀時的作品，寫於一九一六年下半年，但大部份寫於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間，即寫於《五四》運動高潮中。

郭沫若自己說：「五四運動發展的那一年，個人的郁憤，民族的郁憤，在這時找出了噴火口，也找出了噴火的方式；我在那時差不多是狂了。」按照郭沫若的說法，沒有「五四」運動，就不會產生《女神》，《女神》就是「五四」的產兒。可以說《女神》是橫跨中外古今的藝術交匯上一座耀眼的豐碑。《女神》真正地實現了新詩的情感，創造了奔放和自由詩體的格局，為中國的新詩奠基，為新詩的發展和開拓做出了貢獻。不少文學家稱郭沫若是「中國的歌德」；正是「五四」時代是「需要巨人而產生巨人」的時代。《女神》詩集，正好「開了一代詩風」。

提起《女神》，人們首先就會想到《鳳凰涅槃》。它寫成於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日，它是《女神》的代表作；關於寫作這首詩的經過，郭沫若自己說：「《鳳凰涅槃》那首長詩是在一天之中分成兩個時期寫出來的，上半天在學校的課堂裏聽課的時候，突然有詩意襲來，便在草稿本上東隣西爪寫出了那詩的前半；在晚上行將就寢的

時候，詩的後半的意趣又襲來了，伏在枕上用着鉛筆只是火速的寫，全身都有點乍寒乍冷，連牙關都在打顫。」

《女神》發表後，好評如潮。有人說《女神》是「雄麗」的；也有人說《女神》是「宏奇奔放」的；也有人說《女神》的獨特風格有兩種，一是雄奇，二是秀麗。總之《女神》的發表無論在當時，還是在七十多年的今天，它都受到文學界人士的重視。《女神》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成功的新詩篇，它深刻地反映了「五四」時代中國人那種高昂的反帝反封建的時代精神，成爲「五四」時期的精神號角，直接歌頌對黑暗的破壞和對光明的創造。《女神》是中國新詩歌運動的里程碑。

《女神》詩集是一組多姿多彩、風格兼具雄與麗的詩篇，採用了自由詩、散文詩、格律詩、古體詩和詩劇等各種各樣的體裁。如韻律詩有《女神之再生》，散文詩有《湘累》，韻散合體詩如《棠棣之花》。從詩所用的文句亦多樣化，有多達二、三百行的長詩如《鳳凰涅槃》，也有不過三行字的短詩如《鳴蟬》；這就形成了《女神》呈現色彩繽紛、珠玉畢陳，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

個人和民族的頌歌

「五四」運動對郭沫若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五四」運動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極大的希望。郭沫若《女神》詩集中的《鳳凰涅槃》，就是一首不朽的時代的頌歌。它是詩人個人的「涅槃」，

也是中華民族的「涅槃」。郭沫若自己說，就是它「象徵着中國的再生，同時也是我自己的再生」。《鳳凰涅槃》全詩共五章，即《序曲》、《鳳歌》、《鳳歌》、《羣鳥歌》、《鳳凰更生歌》；分爲三個大的段落：第一段落是《序曲》，寫鳳凰採集香木、點燃香木、準備自焚的情景；第二段落包括《鳳歌》、《鳳歌》、《羣鳥歌》三章，寫鳳凰自焚前的歌唱，揭露了舊的社會現實的極端黑暗，傾訴了長期鬱積在胸中的辛酸、羞辱和憤懣，表現了他們與舊世界同歸於盡的堅強決心；第三大段是《鳳凰更生》，它是全詩的高潮。現將《鳳凰涅槃》的有關段落摘錄附後，供讀者欣賞：

《鳳歌》中的一段：詩歌首先向阻礙新生的、黑暗腐敗的現實發出了無情的詛咒

啊！啊！

生在這樣個陰穢的世界當中，
便是把金鋼石的寶刀也會生鏽！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詛咒：

你膿血污穢着的屠場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羣鬼叫號着的墳墓呀！

你羣魔跳探着的地獄呀！

你到底爲什麼存在？

《鳳歌》中的一段，比起《鳳歌》來，就顯得哀婉、低沉，帶有女性反抗的柔情。請聽：

五百年來的眼淚傾瀉如瀑，
五百年來的眼淚淋漓如燭。

流不盡的眼淚，

洗不盡的污濁，

澆不熄的情焰。

我們這縹緲的浮生

到底要向哪兒安宿？

《鳳凰同歌》中的一段，在如同地獄般的陰森污穢的現實之中，在長期遭受羞辱和痛苦中，那正直、純潔的鳳凰確實無法生存下去，他們決心用烈火燒毀整個黑暗的世界，請聽：

啊！

火光熊熊了。

香氣蓬蓬了。

時期已到了。

死期已到了。

身外的一切！

身內的一切！

一切的一切！

請了！請了！

《鳳凰和鳴》中的一段，事情并不按照那些醜類的願望發展。終於報曉的鷄鳴了，「昕潮漲了」，「春潮漲了」，「生潮漲了」，「死了的光明更生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火中的鳳凰，從自己焚毀的灰燼中更生了！請聽鳳凰的歡唱：

我們更生了。

我們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一。

我的一切，更生了。

我們便是「他」，他們便是我。

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我便是你。

你便是我。

火便是風。

風便是火。

翱翔！翱翔！

歡唱！歡唱！

摧毀舊世界的號角

▲女神▼中，詩人熱烈追求個人和民族的新生，要求自由和創造的精神。如▲天狗▼、▲立在地球邊上放號▼等詩中，詩人吹響了雄壯的號角。

▲立在地球邊上放號▼作於一九一九年九月，十月間，在「五四」的高潮期；也是郭沫若的「詩的創作爆發期」創作的，是郭沫若式的狂瀾突進精神的反映，如：

無數的白雲正在空中怒湧，
啊啊！好幅壯麗的北冰洋的晴景哟！
無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來要
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來了的滾滾的洪濤哟！
啊啊！不斷的毀壞，不斷的創造，不

斷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繪畫，力的舞蹈，力的音樂，力的詩歌，力的律呂哟！

這首詩的形式多麼新奇，是詩人情緒的自然流瀉。郭沫若說，沒有見過大海的人，會以為此詩過於狂暴；如果有誰像他一樣站在海邊上，那

就會發出同樣的狂叫。

郭沫若於一九二〇年五、六月間在▲我是個偶像崇拜者▼中，詩人對「太陽」、「山岳」和「海洋」、「獅子」、「飛雁」、「泰古的森林」、「水」、「火」、「火山」和「偉大的江河」、「豪放的詩」、「雄渾的音樂」和「崇宏的藝術」以及「蘇彝士」、「巴拿馬」、「萬里長城」、「金字塔」等充滿創造活力的東西表示崇拜。他在詩中寫道：

我是個偶像崇拜者哟！

我崇拜太陽，崇拜山岳，崇拜海洋；

我崇拜水，崇拜火，崇拜火山，崇拜

偉大的江河；

我崇拜生，崇拜死，崇拜光明，崇拜

黑夜；

我崇拜蘇彝士、巴拿馬、萬里長城、

金字塔，

我崇拜創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

，崇拜心臟；

我崇拜炸彈，崇拜悲哀，崇拜破壞；

我崇拜偶像破壞者，崇拜我！

我又是個偶像破壞者哟！

極濃郁的浪漫主義。

▲女神▼新詩在藝術上的開拓和貢獻是很大的，同時還給新詩帶來了浪漫主義精神。有人說，沒有浪漫主義，就沒有詩歌，這是很符合情理的。在中國文學史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這兩種優秀的詩歌傳統都十分悠久，如中國的第一位大詩人屈原就是典型的浪漫主義詩人。郭沫若的▲女神▼是屬於浪漫主義的，在詩中極度誇張。詩人為了加強在讀者心目中的印象，充分表現了自己的感情，常常把所寫的事物加以極度誇大。如天狗一詩，寫天狗吞食了「日」、「月」、「星」、「球」和「全宇宙」。

請看郭沫若一九二〇年二月所作的▲天狗▼一詩，中云：

我是一條天狗呀！

我把月來吞了，

我把日來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吞了，

我把全宇宙來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的光，

我是日底的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X光線底光，

我是全宇宙底總量！

